

灰姑娘的 星梦时代



艺海怒放

凌霜降·著



灰姑娘的

星动时代



艺海怒放

凌霜降·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春·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姑娘的星动时代. 3, 艺海怒放 / 凌霜降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5.9
(意林·红石榴·女性情感励志系列)

ISBN 978-7-5385-9434-8

I. ①灰…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5958号

灰姑娘的星动时代III艺海怒放

Huiguniang De Xingdong Shidai III Yi Hai Nu Fang

出版人	刘刚
顾问	杜务
总策划	魏娜
特约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吴强 张旭
图书统筹	空心菜
绘图	管燕茹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刘静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78573

定价 25.9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目录 Contents

001



019



035



051



067



083

第一章 遭遇绑架

还处于“我杀人了”和“我没杀人”的情绪转换中的李若溪在倒下时，好像听到了一声细微的骨头折断的声音，随后才感觉到右手臂从里到外的难以忍受的疼痛。

第二章 错位的婚姻

在妈妈的催促下，在为宝宝考虑的前提下，她顾虑着文峰，也顾虑着赵磊子，做出这个决定真的太艰难了。

第三章 再陷险境

场面很混乱，苏若明呆呆的，只记得李若溪的手从文峰的臂弯里滑下来那一刻，他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就快不能呼吸了。

第四章 孩子的来历

那一夜的混乱、慌张与愤恨，仿佛从不曾消失般瞬间涌上了萌萌的心口，就像是一件破烂不堪的衣服，执着地披在了她好不容易穿上的华衣锦服上。

第五章 放不下的初心

思琪看着萌萌，心里是酸楚与矛盾的：萌萌那样的成功，才是她一直想要的。她的美貌是用来绽放在镁光灯下的，而不是要藏起来给哈里独自欣赏的。

第六章 碾碎他的爱情

李若溪不但拒绝了文峰的求婚，还决定与文峰的公司解约。



目录

o n t e n t s

101



119



135



153



169



185

第七章 肆意刁难

其实，吃点儿苦，倒不是最难忍受的，最难忍受的是乔姿与萌萌痛打落水狗似的态度。

第八章 不做攀附他的藤

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攀附他的藤。现在也是。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正因为太过爱他，所以，才要真正地远离他，不拖累他。

第九章 钢铁女孩

文峰明白，现在的李若溪才是真正的李若溪。这个女孩，从来都有着无形的钢筋铁骨般的刚强与坚韧。

第十章 最后的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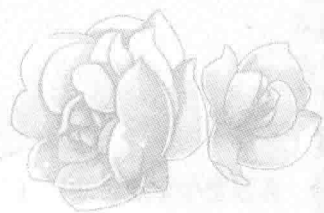
文杰掏出弹簧刀的时候，文峰轻蔑地笑了一下：他这哥哥，永远都在寻求帮助。借人，借力，借刀。永远不会自己努力。

第十一章 荆棘与甘泉

萌萌与乔姿这样的人，是梦想之路上的荆棘，而文峰、高姐、苏若明这样的人，是梦想之路上的甘泉。荆棘让李若溪更强大，而甘泉给她力量。

第十二章 许你一世柔情

冬日的阳光落在李若溪化好了脏兮兮的彩妆的脸上，她实在算不上什么绝世美女。但文峰就是挪不开眼睛。



第一章

遭遇 绑架

还处于「我杀人了」和「我没杀人」的情绪转换中的李若溪在倒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一声细微的骨头折断的声音，随后才感觉到右手臂从里到外的难以忍受的疼痛。



上午十点，北京难得晴空万里。忙碌的片场一角，李若溪对着包装精致的珠宝盒子发了会儿呆，苏若明的母亲派人送来了这件贵得吓人的礼物是什么意思？电话里说是“长辈送给孩子的好朋友的礼物”，可她无功不受禄呀。李若溪从来没有不劳而获过任何东西，轻易得到贵重物品就浑身不自在。

忙完的时候，傍晚已至。手机里有几条未读信息：一条是妈妈问她是否回家吃饭的，还有一条是文峰说今晚要见客户不能和她见面，最后一条是在她的严肃要求下最近终于变得低调一点儿的苏若明的——“到停车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停车场也不是个好地方呀，也不知道暗处有没有偷拍的镜头。现在记者正盯着苏若明和她呢，如果拍出点儿什么，就可以写成明星“苏炫”、文峰还有她这个新人演员的三角恋绯闻了。

李若溪看了看包里的珠宝盒，还是决定去见苏若明。托苏若明把礼物还给苏夫人不就好了吗？这么贵重的东西，早甩掉早省心。

“李若溪。”苏若明老远就看到李若溪了，小跑着走近，“今天这停车场怪怪的，我总觉得有人盯着我。”

“还不是因为你搞出来的那些绯闻。”李若溪抱怨，“现在好了，我回家都得小心翼翼，怕被人跟踪到我家里去！”她就怕这些事情打扰到妈妈和宝宝。

“这不关我的事好不？你应该怪你的那谁太高调！”苏若明酸意难掩。

两个人尚未说到正题呢，一辆黑色的面包车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猛然蹿出来，尖厉的刹车声过后，极险地横在了两个人面前。这边李若溪惊魂未定，苏若明正要责问对方时，那边车门忽然“唰”地打开，几个男人冲了过来。他们手脚敏捷利落，李若溪还没来得及大叫，嘴就被捂住了。

奋力反抗的苏若明更惨，对方其中一个大个子索性一个手刀把他打晕了。虽然是第一次经历，但对方快准狠的出击让见识过不少影视剧抢劫绑架场面的



李若溪意识到，这次她是真的遇险了。

可对方是为了财还是为了人呢？在向不明目的地飞驰的面包车里，李若溪看了一眼昏迷中却同样被胶布封了嘴躺在一旁的苏若明，在脑子里快速地搜索可以脱身的方法。对方一共有四个男人，看面相绝非善类，而且行动时都没有戴面罩，说明他们不害怕被认出来。这更糟糕，他们不戴面罩表示她和苏若明有被撕票的可能——单纯为财的绑匪如果打算脱身，一般不会以真面目示人。

李若溪为了演好被绑架的小角色，研究过不少绑票的视频资料。知道最后被撕票往往是人质太嚣张、太张扬而导致的无法挽回的后果。她尽量低着头，不去打量绑匪的面孔。她明白，自己越表现出饱受惊吓的样子，就越能为自己争取短暂的安全。

2

绑匪们都非常专业，全程都没有说话。李若溪默默地记下了向左或向右转了几个弯，过了几个红绿灯，还有车外面的一些动静。车外的动静越来越小，看来车是驶往郊外没错了。可是远离了熟悉的环境，她很难判断途经了什么地方。

车越开越快，外面的天色也越来越黑。李若溪不免焦虑起来，但她知道自己需要保持冷静才有可能脱身。

绑匪们没有把李若溪和苏若明分开，确认他们的手脚已经绑牢后，把他们关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铁门从外面锁着。听动静，有一个人被安排守夜，其他人去休息了。

那些人戒备心很强，连灯都没给他们开，屋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

李若溪慢慢地向记忆中的方向艰难地移动着：刚才进小屋的时候借着外面的光，她好像看到了地上有一只被丢弃的一次性打火机，但愿那只打火机质量够好，如果她能捡到它，就有把绳子烧断的可能。

“你在干什么？别乱来。”苏若明的声音压得很低，吓了李若溪一跳：

“呀，你醒了。”她好像摸到那只打火机了！

“你别乱来。”苏若明自己倒没什么，他就怕李若溪受到伤害。其实他被拖进这间屋子的时候就醒了，选择继续装晕是想降低绑匪对自己的戒心，便于伺机寻找机会。老头给他安排的影子保镖老三应该看到他被绑架了吧？这么久都没动静是什么意思？找救兵还是等机会？看来凡事还得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呀。

“我找到了一只打火机。”直至听到外面守门人的鼾声，李若溪才用细若蚊蚋的声音说，“你过来一点儿，我帮你把手上的绳子烧断。”说完李若溪又制止了他，“呀，你还是别动了。我记得你旁边有一堆大油漆桶，要是碰倒，动静就闹大了。”

“好。”苏若明暗暗惊讶。一般女孩遇上这样的事情早就吓傻了，李若溪居然还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观察清楚这屋子里的状况，胆子可不小。

寂静的黑夜里，李若溪能听到外面有飞机经过的声音，这大概位于机场附近。打火机打火的声音有点儿响，因为是塑料的一次性打火机，一直烧着容易坏，李若溪只能选择在有飞机经过时快速地分次打火烧绳子。因为反着手，绳子又结实，时间也紧迫，好几次都烧到手，不过已经能感觉到绳子被烧着了。

李若溪刚刚把自己的绳子烧断，外面就传来了动静。来人脚步很重，拍了看门的一掌：“妈的，快醒醒！这两个人有救兵，还是个练家子！要不是哥几个使了阴招，这会儿你也被打趴下了！”

“哦。辉哥，里面一直没动静。再说了，这房子没窗户，就这一扇门，还从外面锁着呢。”

“这两个人也够安静的。男的醒了没？”那个叫辉哥的问道。

“没动静。大概是下手太狠了。那女的也吓傻了。”

“你才傻！那女人从一开始就没吱过声！不叫的狗咬人！没听说过吗？快



把门打开，我看看。”辉哥不愧是老大，此话让李若溪心惊。她赶紧做出吓得浑身发抖的样子，往后靠近墙跪坐着，尽量把已经松开的手脚藏在身后，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仍被绑着。

铁门打开的瞬间，李若溪与苏若明都表现出了惊惧与害怕的样子：“我们是守法公民，不要伤害我们！”

那个叫辉哥的居然是个小瘦子，脸颊上有着被人揍过的新伤痕，看起来不久之前刚刚经历了一场缠斗。李若溪只在求饶时看了他一眼，随即移开视线没敢多打量他：“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吧。我们没钱！”

“你没钱？现在的女明星哪有没钱的？你没钱会把钻石随便放包里吗？”辉哥多少有些见识，“你包里那条项链，少说也值个百八十万的，你还敢说你没有钱？”女人见到珠宝跟见了亲爹似的德行，他还能不懂？

“那是一位长辈送的东西。你要是喜欢，尽管拿去，求求你们让我回家吧。”李若溪的眼泪都出来了。

“好东西我自然会留下。只不过，你们不能走。”辉哥可是狠角色。这次算赚了，有人付钱不说，还捞着了一笔横财。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们什么也不会说的。”现在，李若溪语气里的害怕可不是装的了。做演员这一行，最需要察言观色，这一点，她可是学得不错。她看得出来，今天她和苏若明凶多吉少了。

“你知道不知道，你惹到的是什么人？”苏若明从刚才他们的对话里听出来了，老头子给他安排的影子保镖不是没来，是来了没救人成功。看来，得自救了。

“这我不用了解。我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问太多问题不符合行规。”辉哥心想做完这一票他就能拿着足够的钱跑得远远的，你奈我何。

“对方给的价钱，我给你加一倍。”苏若明想，反正是老头的钱，他长这么大还没怎么花过呢。

“小子，哥是过来人，别乱吹牛。你给得起吗？”这小子不过开辆十多万

的车，能有什么钱？

“只怕给了你也没命花。”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冷哼，一个个子不高但看起来很利落的男人走了进来，不幸的是，这个男人的手上和腿上都有伤，伤口还在渗血。

“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有两下子。”短暂的惊讶过后，辉哥出手了。刚才在楼下他偷袭成功，把这小子给放倒了。想上来先看看人质，没想到他这么快就醒过来跟了上来，看样子楼下的兄弟也指望不上了，“那我就不客气了。”辉哥一边说，一边出招。

辉哥招招都极毒辣下作，专门击打对方的伤口，还招呼刚才看门的男人一起。两个人对付一个手脚受伤的，没过一会儿便把受伤的男子压制住了。

4

起了杀心的辉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捡起一块砖头就要往受伤男子的头上砸去。关键时刻，手脚仍被绑着的苏若明忽然奋力站了起来，借着冲撞之力猛然向辉哥撞了过去。

苏若明身高足有一米八四，辉哥被苏若明冷不丁地撞倒，恼羞成怒之下对苏若明拳打脚踢。手脚均被捆实的苏若明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辉哥打红了眼，干脆掐着苏若明的脖子往死里用力，而那个来救他们的男人因为伤势较重被看门男缠斗而分身乏术。李若溪眼见苏若明只剩下蹬腿的份儿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悄悄地站了起来，捡起刚才滚落到自己身边的砖头，对准辉哥的脑袋，眼一闭心一横就挥了过去。

辉哥闷哼一声倒地的同时，李若溪也发出了一声尖叫。她既害怕，又愤怒，又无助：她是不是杀人了？

带伤的男人搞定了看门男之后帮苏若明把绳子解开，李若溪呆愣地看着倒在地上昏迷的辉哥，浑身发抖：她杀人了对吗？他死了吗？

“若溪！你没事吧？”苏若明一摆脱束缚，赶紧靠近一直在颤抖的李若



溪。他看了一眼她为了烧断绳子被灼得满是红泡的手，心痛得一阵发紧。他轻轻把她拥进怀里，柔声安慰她，“别怕别怕。都过去了。”

“我杀人了！”李若溪从苏若明的怀抱里挣脱，后退了几步，又低语了一句。她在努力平复自己袭击人后的激动情绪，长久的独立与孤单让她即使在恐惧害怕时也不习惯依赖别人。

“没事没事。”原来她是怕这个，苏若明回头示意受伤的男人去检查下辉哥的情况，“三哥，麻烦你看下。”

然后就节外生枝了。

原本被李若溪一砖头打得半昏迷后，眼见情况不妙打算装晕找机会逃跑的辉哥见他们居然要检查自己是否已死，情急之下一跃而起，出其不意地撞倒正低头查看他的三哥后夺门而逃。光逃跑也就算了，但他经过李若溪身旁的时候，大概是记恨她的一砖头，居然发狠力撞了她一记。

突发情况让人来不及作出反应，苏若明想把李若溪拉住却来不及，眼睁睁地看着李若溪被撞向了原本堆在墙边的油漆桶，发出“咣当咣当”一阵乱响。

还处于“我杀人了”和“我没杀人”的情绪转换中的李若溪在倒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一声细微的骨头折断的声音，随后才感觉到右手臂从里到外的难以忍受的疼痛。

“李若溪！”那些油漆桶打在李若溪身上的时候，苏若明感觉就像砸在自己的心脏上一样，痛得快要喘不过气来。

“胳膊估计是骨折了。”三哥简单看了一下李若溪无法动弹的右手，找了一块破木板给她固定了一下，对苏若明说，“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虽然我已经报了警，但不知道附近还有没有他们的人。少爷，她的伤不宜行走，我来背她。”

“不，我来。你受了伤。”苏若明对父亲指派来保护他的据说能为他送命的保镖，没有那种呼来喝去使唤下人的念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在得知老三是无法摆脱的存在之后，更多地把他当成朋友来看待。

老三没答话，但默默地帮苏若明背起了还处在全身疼痛中的李若溪。

对于老爷指派他来保护这个过去二十多年从未出现过的小少爷，一开始，老三是有些排斥的。但难得的是，他不似其他少爷小姐那般，对自己动辄呵斥。虽然苏少爷不喜欢有保镖跟着，却仍给了他极大的尊重。就冲苏若明叫他一声三哥，他也会誓死支持老爷选他做继承人的决定。

苏若明背着李若溪跟着老三快速离开危险之地。他认定李若溪是因为自己才受了伤，又不知道她到底伤得怎么样，心里焦急至极。

李若溪忍着身上各处莫名的疼痛，趴在苏若明的背上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郊外的野地里逃命的时候，后怕才真正一点儿一点儿袭来：如果她真的出了什么事，那妈妈和宝宝怎么办？这个可怕的念头占据了她的全身，让她浑身的疼痛更甚。

文峰赶到医院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李若溪刚刚做完检查，骨折的右手打了石膏，被油漆桶砸伤的额头看起来触目惊心。文峰皱紧眉头，再回想起她过去的各种受伤经历，额上青筋直跳：“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小命玩儿完？”

李若溪一看到文峰，一直都将后怕挂在脸上的她总算露出了一点点开怀的笑容，眼睛里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感激。满怀内疚的苏若明无法不为眼前的情形触动，他不得不承认：文峰在李若溪心里是不一样的，尽管她在最关键时刻拼了命似的救了自己，但他也深深明白，如果那个人换作文峰，她更会豁出命去。

苏若明悄然退出病房，同样处理包扎完毕的老三已经在外边等着他了：“少爷，警察到的时候，他们都跑了。老爷的意思是尽量低调处理。太太听说了这事，病了。”老三说得很委婉，没说老爷吼着让他带着少爷快滚回家去。



“知道了。走吧。”苏若明当然听懂了。这件事情让他忽然明白了：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那些想阻止他抢继承权的人下的狠手，再逃跑，只怕他们会下手更狠。他自己倒是没什么，但如果再像这次一样连累了身边的人，那就决不能容忍了。

文峰仔细地看了李若溪的检查报告，然后听她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得知绑匪没蒙面反而对两个人都起了杀意后，文峰眼睛里的寒意更深：“你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放你们走？”

“看起来是的。那个地方很荒凉，也没听他们说要赎金什么的。他们下手都很狠。”李若溪想起那个辉哥用力掐住苏若明脖子的样子就胆战心惊。

6

“我知道了。”文峰暗暗惊心，他是不是得考虑给李若溪请个保镖？这次要不是苏若明的保镖在，李若溪的小命说不定就真的交待了。那些人是专门针对苏若明的吗？如果是，为什么不趁苏若明等李若溪时就动手？毕竟绑架一个比绑架两个成功率要高许多。莫非，对方的目标根本不是苏若明而是李若溪？文峰越想越有这种可能，冷着脸对李若溪说：“从今天开始，如无必要尽量不要外出，除了工作和回家，一律不准在外面逗留。你不管去哪儿，不许再单独行动。每天拍摄结束后就由我或者小张去接你。见不到我或小张不许跟任何人走，也不许和任何人单独见面。”

“你这是借机限制我的自由吗？文峰先生，这很像公报私仇哦！”李若溪半是撒娇半是指责，她以为文峰是在吃苏若明的醋，毕竟在最危险的时候是苏若明陪着她。

“你现在才知道你的男友霸道专横吗？”暂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这场绑架的目标是李若溪，文峰不想太早向李若溪透露，免得她又多想，“总之，你得听我的，尽量小心。”

“好吧。”一直都坚信人性本善、世上好人多恶人少的李若溪昨晚可是被

现实教训得够彻底了。

“乖。”文峰把李若溪搂进怀里，以平复自己因为担心她而滋生的强烈的懊恼情绪。

“呀，痛。”李若溪低声叫道。他碰到她受伤的手了。唉，她现在浑身都是被砸出来的各种瘀伤。

“抱歉。”文峰放轻了力道，但没有放开她。仍然担心随时会失去她的他，现在迫切需要确认她在他的怀抱里。

环境幽雅的小别墅内，在一大早接到了“辉哥行事失败警察已经介入”的信息的文杰，惊慌失措地赶来向母亲求助。

“蠢材！”文夫人捺着性子听文杰说完，气得银牙咬碎，“你这是把炸弹绑在自己身上了知道吗？”

“姿姿一直不答应结婚。乔老头也一直看我们不顺眼。一旦老头昏迷不醒的消息传出去引发公司股价波动，我们根本就无法控制由此造成的后果。”文杰觉得自己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现在乔老头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乔姿就是帮他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的人。

“你会搭上自己的！”文夫人深思熟虑，只怕儿子这样做的后果她无力控制。因为仓促和愤怒让老头过早出事昏迷这事，已经让她现在的处境有些被动。

“怕什么。他们又没有被抓！”文杰其实还想说，想当年老头那情人意外身亡的事情还不是到现在都没查出什么来。但他到底明白这是妈妈的痛处不能说。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文夫人叹气，事情既然发生了，她也无可奈何，“警方虽然介入了，但今早新闻也没见动静，大概是他们选择了息事宁人。但你既然做了，也不能白做。”她希望儿子能好好利用李若溪已经受伤的事情。



一向对妈妈言听计从的文杰当然领会了妈妈的意思。他很严肃地向乔姿转述了李若溪被绑票虽脱险但受伤住院的事情，然后在乔姿疑惑惊讶的眼神下半是后怕半是坚定地强调：“姿姿，我太爱你了。我不能看到你伤心难过。你讨厌谁，谁就是我的眼中钉。”

“你竟然……”乔姿捂着嘴，没敢再说下去：天呀，文杰竟然为了她去做这样的事，那不是杀人吗？

“为了你，我什么都做得出来。”文杰表现出一副痴情到脑残的样子，让乔姿既感动又心惊胆战。

“明天就能出院了！”被文峰强迫住院一周的李若溪简直不能再兴奋了，这几天她想妈妈了，想宝宝了。为了不让妈妈担心，她谎称自己这些天在外地拍戏。

“出院了也不能乱跑。”文峰还在翻看文件。这一周来，他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李若溪的病房里来了。

“我总得工作吧？”李若溪其实更期待工作。

“你这样怎么工作？”文峰瞄了一眼李若溪挂在脖子上的、打了石膏的右手臂，“吃个饭都不利索还要人喂呢。”虽然他还挺享受喂饭的过程。

“我完全可以自己吃。”她的左手又没受伤，只是既然某人坚持要喂，她才索性偷懒。

“女主角有断手的戏吗？谁想看一个独臂平胸女演员的电影？”文峰不想告诉她，女主角受伤了，但剧组照样要运营，每天的支出也不会少，多拖一天，他的困难也会就此叠加。

“没有。”李若溪想到了，“可是没有女主角的戏很少呀。剧组一停拍很费钱的。”一个停拍的剧组的各种支出都是超额的，面临的损失难以估量，文峰现在可不是什么豪掷千金不皱眉头的大土豪。

“伤没好，不准工作。”文峰已经在考虑预算超支的事情了。

“要不我们改剧本吧。”李若溪提议，“剧本里有一场车祸的戏，那场戏也让女主角被撞断手好了。”

“你知道不知道编剧最讨厌什么？”文峰不是没考虑过，但他一来不舍得让李若溪带伤工作，二来他了解一向软蛋的牛松落其实在决不改剧本这条工作原则上，算是个绝对的硬汉，此前他就一再强调过这个剧本绝不会修改一个字。

“牛编剧是不是脾气古怪，很难说话？”李若溪真的在考虑可行性了。

这个剧本异常精彩，出自她素来欣赏但未有交集的怪才编剧之手。牛编剧之所以被称为怪才，一是因为人怪从不露面，二是因为脾气怪。不管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明星，他的剧本说不准改一个字就不准改一个字，而且这一点在合同里早已声明了。有次据说因为有个女明星擅自改了他的台词，还被被告上了法庭。因为这事，牛编剧的名声在业界是又臭又响。

“大概吧。”如果是因为和女友吵架宁愿被虐也和他住在一起算是脾气怪的话，那是够怪的，“你想让他为你改剧本？”

8

“嗯。我去找他，求求他，你觉得他会同意不？”李若溪计划得挺美好，“我手都断了，他也不想因为我无法拍摄导致资金严重出问题，最后连累电影拍不下去无限延期吧？”

“那你尽管试试。”文峰没打击李若溪。这部电影是牛松落多年来的心血之作，是看在多年好友的分上才给他拍的。正为另一个剧本忙得焦头烂额的牛松落会愿意为了李若溪修改他的得意之作吗？李若溪的固执文峰是见识过的，就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能让牛松落的原则松动，“要我帮你什么？”

“把牛编剧的电话给我就好了。”李若溪自信满满。机器人还能改程序呢，只改动一小部分剧本内容，应该不会太难说服吧？

一大早，赶了一夜稿子，肚子空空的牛松落看着用没受伤的手把一盒香喷